



〔香港〕 严沁

兩情長相憶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两情长相忆

(香港) 严沁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(晋)新登字2号

两情长相忆

严沁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8.675 字数: 189千字

1987年4月第1版 1992年10月山西第3次印刷

印数: 1——10000册

ISBN 7—5378—0424—9

I·402 定价: 5.00元

内 容 提 要

毕业于哈佛大学商业管理系的年轻经理傅斯年，是一个自信风趣、潇洒活泼、思想深沉的出色青年，一个极偶然的机会，与二十出头的美丽姑娘沈惠心相遇。傅斯年一见钟情，对沈惠心开始了历尽千辛万苦、百般折磨的爱情追逐，然而，倔强的沈惠心一心追求职业的辉煌成功，对斯年的追求若即若脱，终于使斯年产生误解，决然离去。而当惠心幡然省悟，乘飞机去远方寻找斯年之时，斯年已万念俱灰遁入空门。惠心悲悔欲绝，捧着斯年赠她的一束小草返回香港，开始了悠长的思念和等待。

出版说明

为了沟通大陆与港台的文化交流，增进海峡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，为港台的回归做些有益的工作，我们将香港著名女作家严沁的部分作品予以出版。这些作品内容健康，结构精巧，颇有哲理性、人情味，曾为港台风行一时的畅销书。

严沁的作品语言简练，描写细腻，或重对话，或用白描，尤擅入情入理的心理分析。我们希冀这些作品能对活跃于文坛的当代作家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，同时也为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提供更加丰富多采的文学读物。

作者的稿酬暂存我社，一俟取得联系，即行奉上。

编者

两情长相忆

严沁著

他为了追求她，历尽千辛万苦。
她为了寻找理想，一心要踏上捕攫彩虹的阶梯。
等她猛然回首，却只见萋萋庭草……
而他已行至远方。

蕙心第一天上班，她表现得非常冷静，非常沉着，绝对没有因为陌生环境而局促不安。

她做行政助理，就是行政经理的助手，实际上，她的工作相当于秘书，只不过她有大学毕业的文凭，行政助理比秘书好听得多。

她工作的地方是一家外资大机构，人事复杂，职员又多，他们占据着一间大厦的四层楼，从一楼到四楼的职员进进出出，她暗中估计，大约有四五百人吧。

行政工作不但复杂而且琐碎，什么都要管。她翻一翻档案，似乎连买卫生纸都要经过这里。

蕙心摇摇头，她工作的目的绝对不是管管买卫生纸的小事，那只要工友就可办妥，她是一个正正式式的大学毕业生，她的目标很高！

沈蕙心，二十二岁，刚毕业，对展开在眼前的前途充满了希望和幻想，在女权已大大提高的今日，她该会有一番作为吧？

她很漂亮，是那种斯文的、有韵味的、有气质的漂亮，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她普通，因为她脸上没有化妆，身上没有堆砌的所谓时装，她是健康的、纯净的，骄傲而且给人一种永恒的感觉。

是永恒！在她充满自信的眼中可以看到她对自己的信心，可以看到保证，她会保持自我，永不改变！

刚上班并没有很多事做，她用很多时间来看一些旧档案。如果她想做得好，表现得好，从前辈们那儿吸取经验是必须的，重要的！她很聪明，她知道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地位稳固起来。

她坐在她上司的玻璃房外。这家公司的老板真厉害，每一个经理级人员的办公室全用玻璃做墙，里面的一举一动，外面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没有人能在这种透明的环境中偷闲，作怪。

她看一眼她的老板，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，平凡而庸俗，是在马路上一把可以抓上几十个的那种人。

上班的时候，听他说英语的口音，很美国化，他一定是从美国大学回来的，但是留学回来才做一个行政经理而已，这未免有点可惜，悲哀。

蕙心不一样，她有自信，她不会只限于此，她知道，小小一个行政助理只不过开始，很快的，她会爬得更高，独当一面的。

不过，她的目标不是玻璃房里的行政经理，她是很有自信的，她不喜欢管行政，她会达到自己的目的！

“沈小姐，请进来一下！”她的上司陈家瑞在叫。

她放下档案，很快走进去。

“这几件公事先做，”陈家瑞说。不冷不热也没有什么表情：“看旧档案是浪费时间！”

蕙心眉梢一扬，想说什么，终于忍住，拿起公事就转身离开。

她不和这种固执的男人争论，她犯不着在上班的第一天就和经理处得不好。

当然，她会照自己的方式工作，她是绝对我行我素之人，任何人都很难影响她。

行政工作只是繁琐，不是难，几件交下来的工作她很快的就处理好了，非常干净利落。

然后她依然看旧档案。

她很专心的看到一点钟，那个陈家瑞一直没有再派工作下来，她也乐得轻松自在。

是吃午餐的时候，她放下档案，突然发觉玻璃房里的人在注视她。陈家瑞？那个平平板板、面无表情的男人，这未免太好笑了！

沈蕙心是什么人呢？他该到她学校去打听一下，不论男同学、助教、讲师，她真是眼角也不瞄一下。

陈家瑞象被发现了秘密，有些不安的先离开了，蕙心笑一笑，也走出公司。

中午的中环真是挤迫，有要爆炸的感觉，到处都是人潮，想找块三尺地来站站也不可能！

蕙心在人群中发昏，到那儿吃中饭呢？她可不愿意去啃“麦当劳”，那种东西使她难以下咽，然而一个钟头，叫她去那儿午餐？

她也不甘心买个饭盒填饱肚子，做学生时候还马马虎虎，现在已经就业了，不能再刻薄自己。

那儿去呢？那儿去呢？

文华酒店就在前面，罢了，去文华吧！二三十元吃个午餐对她来说是相当贵，她一个月薪水才一千八百元，可是——心里舒服！

她走进文华西餐厅，她喜欢做令自己舒服的事。

这儿的确舒服，人不多，又有情调，有音乐，如果每天来吃，倒是一种享受。

看一看菜单，价钱和她想像的差得太远，她若吃一餐好一点的，起码一百元，不——这不行，她也要顾到自己的经济情形，量入为出。

她只叫意大利通心粉，一个洋葱汤。

当然，她那么冷静，她也不做为难自己的事！

食物送上来，她慢慢的吃着，在这儿真是完全感觉不出中环快爆炸的挤迫，她觉得悠闲。

一点五十分，她从文华出来，两点钟就可以走向公司，她一直是个守时的人。

走到圣佐治行门边，她听见背后有人叫她。

“沈蕙心、沈蕙心——等一等！”是个女孩子。

她停在那儿，看见中大同学杨文珠快步走过来。

文珠的身边有个男孩子。

“嗨！沈蕙心！”文珠一把抓住她：“听同学说你已经上班了，那一家公司？”

文珠是个富家千金，念完书她已对父母交了差，工作与否对她完全不重要。

蕙心说出自己公司的名字，她始终是很安详，近乎冷淡的神色，文珠只是个普通女同学。

“哦！立大公司，同学之中你的工作最好，”文珠说，

“啊！忘了给你们介绍，傅斯年！”

文珠这才记起她身边的男孩子，为他们介绍。

傅斯年，是这三个字吗？听当年在台大念书的父亲说过，二十几年前的台大校长也叫傅斯年，被一个大炮议员的

质询气死的。现在台大里的“傅园”就是纪念当年的校长。是傅斯年吗？

“嗨！”心里面想了这么多，口头上却只是淡淡招呼。

蕙心是这么一个人，她把所有的事放在心中。

“你好，沈小姐！”傅斯年倒是很有礼貌。

他是个很好看、很体面，也很有教养的男孩子，大概三十岁左右，人颇沉着。

“斯年也是做生意的。”文珠笑：“你看不出吧？我觉得他象个赛车健将，大学讲师什么的，一点也不象生意人，对不对？”

蕙心只是笑，叫她说什么呢？

“我们去吃午餐，你呢？”文珠又说。

“我回办公室。”蕙心淡淡的：“我不想上班第一天就迟到。”

“那么再见！我们再电话连络！”文珠挽着斯年，大步走了。

蕙心看着他们走进“文华”的背影，摇摇头，也快步往公司走，她真不想迟到！

回到公司，两点零三分，那个陈家瑞已坐在玻璃房里了，蕙心坐下时，他连头也没抬。

桌上没有工作，新来的职员总是这样的。她又不想立刻再看旧档案，胃里的通心粉还没有消化呢！

她又想起文珠和那个不大说话的傅斯年，倒是挺相配的一对。以文珠的富有来配斯年的出色，谁能说不对？傅斯年的确相当出色！

当然，出色的男孩子相当多，不过那不在蕙心的心上，男孩子算什么？目前已是女权时代，女性不但要争取和男人同等地位，同等待遇，同等权利，也要有同等义务。蕙心的目的是做一番事业，男孩子有什么重要？

她又想起默默守在她身边四年的钟杰，是他们系里第一名毕业的“好汉”。

又想起那位总以异样眼光看她的讲师陈之达。只是想起这些，心中全无波动，男孩子总是这么不经深思的放出感情，也不理会收不收得回来？是不是太傻了呢？

她不动心，并不表示她没有感情，只是——感情对她来说并不重要，如此而已。

当然，若干年后，她也许会碰到一个令她倾心的男孩子，令她毫不考虑的下嫁，为他生儿育女，但决不是目前，真的，决不是！

或者——十年八年之后吧！

休息了一阵，喝一杯茶，她想，再开始看旧档案吧！她不喜欢让自己闲着。

正要开始时，一个小弟模样的男孩子，送来几份文件，放在她桌上，一声不响的就走了。

“喂——给我的？或是陈先生？”蕙心忍不住叫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那男孩没有表情的说，“总经理的秘书叫我送来行政部，你们谁收都一样！”

蕙心耸耸肩，谁收都一样，这个公司里的人多半没什么表情，真是特别！

“什么事？沈小姐！”陈家瑞走出玻璃房。

“送来一些文件，我问他给谁的，他不知道！”蕙心

说。

“你看完给我！”陈家瑞又走了进去。

很奇怪，第一天上班，竟是如此清闲，要她不停的看旧档案，几件公事也很小，很容易就处理了，这是一间大机构啊！行政工作这么少！

为什么要请助理？是派头？她不明白。

终于下班了，她拿了皮包，和陈家瑞打个招呼就离开。男孩子叫家瑞，很没有气派，是不是？平凡得令人没有较深刻的记忆，家瑞？

下班时的中环一样是人山人海，看着就令人头痛，蕙心要回跑马地，路程不近，然而这个时候，叫不到计程车，巴士、电车站排着长龙，难道要她走回去？

站在马路边犹豫着，她不能真的走回去，那会令她一星期爬不起床，可是站在这儿不当机立断又怎么行呢？站到天黑吗？

正不知如何是好的当儿，一辆汽车停在她面前，朋驰四五〇跑车，她可没有这么阔气的朋友。

“沈小姐回家？”伸出头来的是傅斯年。

“哦！你！”蕙心呆怔一下，比小说还戏剧化呢。

“我送你！上来。”他已推开了车门。

他说得很好，不是顺路带一程之类，很有诚意。

蕙心没有再考虑的坐上去。

“什么地方？”斯年很温文有礼。

“跑马地。”她说。

碰到文珠的男朋友，可真是再巧也没有，一天之中碰到他两次，算是有缘吗？

他们没有出声，一直过了湾仔。

好车就是好车，一分钱一分货，根本不必怀疑，朋驰四

五〇跑车和计程车怎可相提并论！

“中环就快陆沉了。那么挤！”他说。

“陆沉？”她笑，斯年很风趣。

“沈小姐和文珠是同学？”他看她一眼。

“是，同学四年，并不接近！”她说：“我们之间的个性、环境、兴趣都不同！”

“是！文珠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！”他说。

“她有长不大的条件——富有。”她说。

“哦——你这么想？”他意外的看她一眼。

“不是恶意的，文珠的确孩子气！”她立刻说。

她要小心，这个男人相当敏锐，不能再说话。

于是，她就沉默下来，直到车停在她家大厦外。

“很高兴有机会送你回家！”他礼貌的。

“非常谢谢你解了我的难题！”她推门下车。

“乐于效劳！”他很有风度的笑：“你有一个同事叫陈家瑞，你认识吗？我和他在美国同学！”

“陈家瑞？”她呆住了，那个没有表情的男人。

汽车一溜烟的开走，她才转身回家。

陈家瑞、傅斯年——两个绝对不同的男人，做梦也无法联想在一起的，竟是同学？

世界毕竟是太小了！

一连吃了一星期的西餐，蕙心再也不能虐待自己的胃，她想，无论如何要吃中餐了。

中国人还是习惯吃中国菜的，那种淡而无味的西餐怎能长期忍受呢？

但是她也受不了那种饭盒，里面一点饭，加几块叉烧肉或烧鸭，一点卤味，两根菜，这样的饭盒怎能有营养呢？难怪香港人都瘦！

蕙心的公司楼下有家餐厅。可是地方小，人却很多，等位子吃饭的滋味也难受，今天试着打个电话去，奇迹似的居然接受订位，她高兴得发昏，一点正，匆匆忙忙就赶去了。

虽然只是一张小小的桌子，她已满意极了。

点了一荤一素的菜，她就开始吃饭。

如果每天都能这样，她情愿多花一点钱，把一半的薪水都用在这顿午饭上面。

她吃得很快，就象她的工作效率一样，半个钟头，她已付钱离开。

她很有公德心，吃完了就走，何必占住人家一张桌子。很多人在等着，不是吗？

走出餐厅，时间还早，她不必急忙赶回公司，或者去逛逛街吧！

公司的工作她已完全上轨道，她知道自己会做得好，她并不耽心这个，只是——昨天开会，总经理居然叫她去做会议记录，是为什么？

通常会议记录该是秘书做的，总经理指名要她做，是好？是不好？她还弄不清楚！

当然，她是不高兴做秘书的工作！

她到太子行去看鞋，“佐丹”皮鞋贵是贵，样子可真漂亮，线条一流，她看上的一双，简直漂亮得象艺术品，叫人

想拥有却舍不得穿！

正在考虑该不该买，是不是太浪费？突然发觉玻璃橱窗的倒影中多了一张笑脸。

“噢——你？”她转头，看见傅斯年。

“刚在‘美心’喝完茶！”他指指楼上。

“没有和文珠一起？”她问。

“她去日本。”傅斯年是出色、是不凡，他那份稳重自信，很少男孩子象他。

“哦——”蕙心摇摇头，“她还是三天两天到处走！”

“反正太闲！”斯年站着没有离开的意思，“上星期我们一起出海捉鱼，她突然就失去兴趣，半途就回来，她的情绪向来不稳定！”

富家女多半如此，是吧！

“你的公司——在附近？”她问。和斯年并不很熟，搭过他一次便车而已。

“圣佐治行十楼，有空你来吧！”他洒脱的笑。

“好！”她也爽快。

“现在吗？”他望住她。

“现在？”她看看表，还有二十分钟，“不过只能坐十分钟，我不想迟到！”

“陈家瑞很凶？”他笑着伴她一起走。

“我是成年人，我对自己负责！”她说。

走上圣佐治行十楼的公司，斯年打开了门，让她进去，公司地方并不太大，只有两千呎左右，有十来张办公桌，另外就是斯年私人办公室，装修得非常讲究。

“坐！”他指指真皮沙发：“我的事太多，满桌文件，所

以很乱！”

蕙心看一看，其实并不乱，是他太讲究吧！

“怎么一个职员也没有？”她问。

“我让所有的人一点钟出去午餐，两点钟一起回来工作，我不喜欢办公室里七零八落的！”他说。

“你是一个不好应付的老板！”她半开玩笑。

“错了，我很好应付，或者说我根本不需要应付，只要能达到我的要求，我从不多话！”他说。

“我的上司也很少出声！”她笑。

陈家瑞和斯年完全不同型，上帝造人真是奇妙！

“家瑞是好人，他不会为难你的！”他眨眨眼：“昨天我跟他吃午餐，我们谈到你！”

“哦——谈我什么？”她被引起兴趣。

“你是个很强的女孩子！”他用手握拳，比一比：“你会很有前途！”

“你说的？或他说的？”她问。

“家瑞说的！”他笑了。“不过他又说你太固执，不论对或错都绝对主观，会吃亏！”

“哦？”她皱眉。

家瑞做了她一星期的老板，倒真了解她。

“我们也只是随便讲讲，希望你不介意！”他说。

“我并不习惯被人批评，这是第一次！”她摇头。

“我向你道歉，好不好？”他摊开双手。

“有这么严重？”她站起来：“我得走了，否则一定来不及赶回去！”

“不是生气？”他凝望她。